位至三公镜：一面铜镜，照尽古今兴衰

□ 记者 张铮 通讯员 彭涛

古人不见今时镜，今镜曾经照古人。说起古代铜镜，今天的人们其实并不陌生。大家应该都记得《木兰诗》中的这一句：“当窗理云鬓，对镜贴花黄。”这里的“镜”，就是指铜镜。

许昌博物馆内，就有一面汉代的位至三公镜。9月8日，记者来到许昌博物馆，为您探寻这面铜镜背后的故事。

位至三公镜 资料图片由许昌博物馆提供

1 位至三公镜中的“三公”是官职吗？

当日，记者在许昌博物馆展厅内看到，这面位至三公镜是圆形镜面，镜体比较厚重，圆钮大而突出，非常醒目。钮外通体刻着各种纹饰，花纹比较简单，多以连弧纹为主，有的有夔凤等纹饰。铜镜上有“位至三公”等简单铭文，又称“三公镜”，这种铜镜流行于东汉晚期至六朝初期。

“这面铜镜直径有8厘米，厚0.2厘米。”许昌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陈文利告诉记者，“位至三公”是一种祝福官运亨通，称颂官位尊显，常见于镜铭。

陈文利说，这面铜镜纹饰自然流畅。纹饰工艺，既能反映铜镜的主题内涵，也是铜镜最具美学价值的部分。它涵括了各种几何、动植物、神兽仙人、民间故事、生活百态、祈愿祝福等，有些精美的可媲美画作。

那么，位至三公镜中的“三公”指的是什么？陈文利说，“三公自衮冕而下”，东汉三公为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，其上设太傅为上公。东汉时“三公”权力有所削弱，然“三公”仍“具瞻之望”，是节操道德和儒家威仪的典型。

据了解，曹魏前期，对“三公”还是相当重视的，赐予户邑侯封，“三公”也多为德才兼备的重臣。吴、蜀设丞相为领政，“三公”废置不常、名号不一。蜀丞相、吴大司马、上大将军专权更甚于汉魏“三公”。三国的宰相制度，一方面继续东汉以来中央集权和尚书权力扩大之趋势，另一方面由于三国之间的战争频繁，使曹操、曹丕大权独揽。

曹魏后期，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斗争中，尚书权力进一步扩大，“三公”职权进一步弱化和虚化。晋武帝即位，并设八公。“三公”名义上仍是宰相，而实权已基本转移至尚书台。

《晋书·王衍传》载，西晋末年，司徒王衍劝石勒称帝，勒怒曰：“君名盖四海，身居重任……何得言不豫世事邪！破坏天下，正是君罪。”这说明在晋末统治者眼中，“三公”仍负有匡扶晋室天下的道义，原本是一股可期的力量，而实际上名存实亡。位至三公镜也就随时代而沉浮：出现于东汉中期，流行于汉末魏晋，之后消失殆尽。

位至三公镜在海外亦有发现，最远可达中亚，而在以福冈县和佐贺县为中心的日本北九州地区发现较多。

2 博物馆展出的铜镜为啥不让看正面？

“铸铜为鉴，整饰容颜。修尔法服，正尔衣冠”，镜子是用来照人的，可是大家在逛博物馆时，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：铜镜正面不让瞧，只能看到铜镜的背面，而铜镜的背面是什么也照不到的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

有人说，博物馆里展览的古代镜子，之所以都是以背面示人，是因为镜子在古代不是一个单纯的照影像的工具，它总是被人们赋予一些特殊的含义，比如风水镜、辟邪镜、殓葬镜等，这类镜子对着人照是非常不吉利的。

其实不然！铜镜的正面，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平面，历经岁月沧桑，上面布满了红斑绿锈，既照不见人影儿，也没有什么观赏价值。

青铜，是在纯铜（紫铜）中加入锡、铅的合金，其本色是金色，所以古人习惯把青铜称之为“金”，青铜器上的铭文则称为“金文”。

青铜器传世年代久远了，特别是长期在地下埋藏，会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，表面会覆盖有以灰绿色为主的锈色。古人将碧、绿统称为青，青铜器这一名字即由此而来。

虽然铜镜的正面就是一块平平的、带有斑斑铜绿锈的金属片，可它的背面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，不仅有繁杂的花纹和精美的装饰，还有非常珍贵的铭文，方寸之间，气象万千，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铸造工艺、科技水平、风俗民情、审美意趣、思想观念和文化历史等，极具美学价值与考古价值。

那么，在铜镜没有产生之前，人们是如何照面正容、修饰衣冠的呢？

“玉匣聊开镜，轻灰暂拭尘。光如一片水，影照两边人。”南北朝诗人庾信的这首《镜诗》，很形象地说明了镜子最初的模样——水。

远古先民，在河边打水，看到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，便把水盛在陶器中，放在家里，用以整理仪容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监”。

陈文利告诉记者，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铸造和使用铜镜的国家。铜镜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末期，至今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。从考古资料来看，最早的铜镜出土于距今约4000年前的甘肃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尕马台齐家文化墓葬。

铜镜在殷商以前是王室勋戚、高级贵族的专用器具。秦汉以后，铜镜逐渐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数量也越来越多。到唐宋时期，铜镜大量铸造出来，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备品及男女表达爱情的信物、皇帝赏赐群臣的礼品、地方进贡的贡品。

3 铜镜是如何变得光可鉴人的？

古代磨镜图 资料图片

不少人会有这样的疑问，古代铜镜能够照清楚人吗？

陕西周原博物馆青铜范铸造研究所，曾经依古法制成铜镜，经过打磨抛光后，清晰得如古代衙门大堂上那块“明镜高悬”的牌匾一样。许多古代文献也明确记载，铜镜的正面光亮如漆，可以照人。

宋代《朱子语类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镜本明，被尘垢昏之，用磨擦之工，其明始现。”意思是说，铜镜本来是明亮的，只是用的时间长了，便成了“昏镜”。重新磨拭之后，便又变得光可鉴人了。

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记载：“明镜之始下型，矇然未见形容；及其粉以玄锡，摩以白旃，鬓眉微毫可得而察。”大意是说，铜镜刚从模子里铸造出来的时候，表面非常昏暗模糊，照不出人的身影容貌，用玄锡作反光涂料涂抹，再用毛毡反复擦拭之后，人的头发眉毛细微之处都能在镜中清晰呈现。

早在两汉时期，磨镜就成了一种用以谋生的职业。三国时代的史书《魏略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“程坚，字谋角，南阳人。居贫，以磨镜给养。母丧，哀号。枥下有马，每闻坚哭辄泪出，暂辍刍草。”是说汉朝南阳太守程坚，家里很穷，靠给人磨镜来糊口度日。他的母亲去世了，便哀号不止，马厩里的马一听到程坚哀哭，也跟着流出眼泪，都不去吃草了。

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铜镜负载了古代历史文化、科学技术等信息。古代的一些政治家、思想家就常常以铜鉴的功能用来引喻。唐太宗的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”成为颇富哲理的千古名言。

古代铜镜的形制、纹饰和铭文的发展变化，既记述了先民们的艺术想象力，又显现出其铜镜自身的时代特征。